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05 倪俊失业

倪俊打哈哈，从抽屉里拿出点东西：“喏，吃个卤蛋垫垫肚子，喝点果汁，床底下还有。晚上吃少点好，免得发胖。”

红艳诧异道：“胖？哼，我倒是想胖，我现在都不到90斤了！自从嫁到你家，我都瘦成皮包骨了，我们俩一个月800元的伙食费是白交的呀，说是中午给我带饭，可什么时候见过荤腥？同事都笑我，问我怎么吃这么素，我只好说我在减肥。现在晚上回来还是这么吃，谁受得了。那豆腐乳有什么营养？我都快成肉干了，生不出孩子你可别怪我！”

倪俊半低着头，脸背过去，他不敢看红艳，只是不说话。沉默是他最常用的办法。

红艳接着说：“你妈是个甩手掌柜，每天围在麻将桌前。你爸做菜做得比猫食都少，我们的伙食费都用到哪儿去了，我就不信有这么狠心的父母，还挣孩子的钱吗？这马上又要交钱了。”倪俊还是不说话。

红艳说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倪俊委屈地说：“你让我说什么？”

红艳把面霜瓶朝桌子上一摔：“这个月的工资呢？”

倪俊瞪着两眼看着她。

“看什么看，这个月的工资呢？不存钱怎么行。你不会自己偷偷花了吧？”红艳警告道。

“没有。”倪俊半天才吐出两个字。

“没有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没有？”

钱呢？拿出来。我帮你存着，不能乱花。”红艳说。

倪俊一动不动。红艳推了他一下，倪俊像不倒翁一样，动一下又弹回来。

“钱呢？钱呢？”刘红艳仿佛一头发疯的母狮子，工资就是她的食物，她要保护食物，谁动她的工资，谁就是她的死敌。

倪俊说：“我失业了。”

红艳听了心头一颤，脚下一软，一屁股坐在床上。

多少年来，春梅始终对倪家的家庭聚会发怵。那小姑子、妯娌又精明又能说，张春梅就算躺着也会中枪。

“妈，你这被褥怎么湿湿的，没晒还是没换？嫂子，妈睡这样的褥子可不行，这样身体怎么能好，嫂子我给你那床八斤的棉胎呢，怎么不拿来给妈用？”春梅的小姑子倪伟贞在老太太房里检查。倪伟贞难得回家一次，所以总是检查得特别仔细，好像她是老总，春梅是她的员工。

“这褥子是前几天刚晒的，妈老不愿意开窗，说风大。”春梅解释。

伟贞当即说：“妈不愿意开窗？那不能等妈不在屋里的时候开开窗吗？老人想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想到做到，是不是？妈这偏瘫刚好利索，别回头来又落得腰腿不好，妈身体不好，还不是给嫂子你添麻烦。”

这一顿夹枪带棒的说教，让春梅的脸一下子就变得铁青，她是嫂子，她

能怎么说呢。作为媳妇，做得再好，在小姑子眼里还是不到位，而且可能是别有用心。这么多年，春梅早都习惯了，但每次小姑子找碴儿，她还是会产生闷气。

正说着，春梅的嫂子吴二琥进来了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，都在这儿杵着？”伟贞把褥子发潮的事说了一下。

二琥说：“哎呀，我当多大事儿呢，赶明儿我把我那烘被机拿来，几分钟被子就干了，你嫂子前几天还问我来着，是我自己忘了，怪我怪我。”很显然，二琥是在帮春梅说话。

春梅感激得差点落泪。这个家也只有二琥有时候能帮她几句话，在倪家只有她和二琥是外来户，所以有些同病相怜。

“那也得注意，妈身体不好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马虎不得，我就说嫂子要是实在没空，就给妈请个全职保姆，钱我们大家出。”伟贞道。

春梅气得说不出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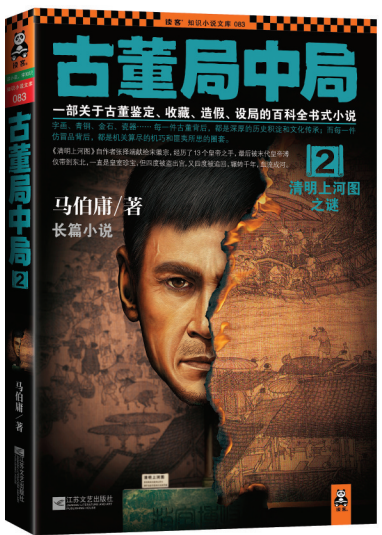
二琥接话说：“小妹，妈的脾气你还不不知道，她是不容许家里面有外人的，请保姆是绝对不答应的。”伟贞见挑不出什么毛病，转身走了。

春梅跟二琥说：“多亏你来。”

二琥笑着说：“他们家人就是这点毛病，自己不愿伺候妈，别人伺候她又嫌不到位，真是难伺候。”

春梅叹道：“只有你知道我。”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42 黄老爷子病了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一直流传到明代，在李东阳收藏之后，此画惨遭毒手，被裁掉了1/3。造假者把这1/3剪成十几片甚至几十片，制成了一批赝品，其中留有双龙小印的那一片《清明上河图》绢布，被补入一幅叫《及春踏花园》的画中。

到了嘉靖朝，残缺不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正品流入严嵩手里。与此同时，黄彪拿到了乙本，他以此为基础，制成了几乎可以乱真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赝品，后来流入王世贞弟弟的手里。等到严嵩败亡，这一真一赝两个版本便彻底混淆了。没人知道被嘉靖皇帝抄入内府中的是正品还是赝品。

到了清代，戴熙先在别处看到《及春踏花园》，对此画产生了疑问，然后他在宫中看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残本。他指出《及春踏花园》上的双龙印，原来是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上的。但慑于皇威他不敢声张，就把这个发现写成《戴熙字帖》，和缺角大齐通宝一起珍藏在铁匣内从不示人，连他的儿子戴以恒都没见过。戴熙死后，《戴熙字帖》和缺角大齐通宝一并失踪，不知被谁偷偷取走，这两样东西辗转落到了樊沪号。这是我这一次调查得到的结果。

只要找到《及春踏花园》，把双龙小印那一块绢布与《清明上河图》两个版本作对比，就可以知道哪个版本是真的了。

我厘清思路以后，打了个电话给方震，请他转接刘一鸣。

“《及春踏花园》这幅画我知道。”刘一鸣说。我心中大喜，可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心中一沉：“可惜它早就被扯碎了。抗战结束后，五脉有一次豫陕之争，七家郑州商铺在豫顺楼设下赏珍会，力战黄克武。黄克武连战连捷，他们只得从开封请来一位叫阴阳眼的高人，与黄克武赌斗‘刀山火海’，用的就是这幅《及春踏花园》。阴阳眼最终击败了黄克武，自己付出的代价却是《及春踏花园》化为碎片。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并不清楚。黄克武回来以后，对五脉的人闭口不提此事，所以没人知道那次堵斗的细节。”

“那还不简单，问一下黄老爷子不就得了吗？”

刘一鸣沉默片刻说：“刚刚得到消息，黄克武心脏病突发，已经被送到香港玛丽医院，现在处于昏迷中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如五雷轰顶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刘一鸣说：“克武在跟一名女性谈话时，突然心脏病发作，直接被送到了医院。”

“梅素兰？”我脑海里跳出那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。

“据随行者说，她是在黄克武回到宾馆时出现的，两个人在大堂只交谈了

几句，克武就发病了。”刘一鸣回答。

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，是复旦大学。我上到博士楼三楼，然后轻轻地敲了敲戴海燕的门。

“我知道太晚了，打扰你休息了。但是有件急事我一定得问问你。”我压低声音，“我记得你上次提到过，戴鹤轩一脉是戴氏的分家，很早就迁离了钱塘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那次说的是他们家先去的河南，后迁到了南京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他们家在河南做什么生意？”

“古玩。据说做得还不错，是河南数得着的大字号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才迁回南京。”戴海燕回答。

“多谢！”我转身离开。

离开复旦大学以后，我返回宾馆，给戴鹤轩打了个电话。

我问：“你跟我赌斗的那种形式叫百步穿杨，是不是河南特有的说法？”

戴鹤轩说：“对啊。百步穿杨只有河南这么说。”

“戴海燕说你家原来也在河南待过，经营的还是古玩生意。那你听说过豫顺楼的赏珍会吗？”我努力克制自己的心跳，“那次是河南七家商铺联手办的，你们家有没有参与？”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